



乡土记忆

夏夜打麦场

赤尔

上世纪50年代,当麦收结束以后,正是暑假期间。夜幕降临后,摺下饭碗的孩子们,便会不约而同地聚于村外的打麦场。

这时的打麦场上,刚刚经历了夏收的喧闹,一个一个的麦秸垛,在朦胧的月光下,半明半暗,静静地矗立着。麦垛间,萤火虫闪闪烁烁提着灯笼在游曳。场边的池塘内,蛤蟆鼓着腮帮子大声呱呱着。

然而,好动的孩子们,对周边的这一切并不关心,他们感兴趣的,是马上就要进行的游戏。游戏的开场,往往是从“攻山”开始的。几个先到且手脚麻利的孩子,或搭节节高,或连跑带跳手脚并用,爬上一个麦秸垛,就成了占山为王的一方。后到的孩子,自然成了攻山的一方。推搡揪扯之间,攻的四面出击,守的八方阻拦,这个爬上去,那个滚下来。很快,一群孩子便都滚得浑身麦秸满头汗,那个麦秸垛也明显矮了许多。

困了,乏了,大口喘气的孩子们就会有人打退堂鼓:“不攻了,咱们藏猫猫吧!”于是,战场未变,明争却变成了暗斗。这时,就会有一个孩子被另一个孩子用手蒙上双眼,其余孩子则很快消失于麦秸垛间。有的爬上垛顶,刨个坑,蹲进去,再盖上麦秸;有的就在垛边,掏个洞,钻进去,再刨些麦秸将洞口堵上。不一会工夫,一切归于寂静。看到大伙都藏好了,蒙眼的孩子便大声吟唱:“藏的藏,跑的跑,俺的猫儿出圪逮吃了!”然后松手。被蒙眼的孩子便开始在麦秸垛间寻找蛛丝马迹。很快,便有孩子被找了出来。于是被找到的孩子也加入了找的队伍。如果哪个孩子藏得太巧妙,寻得不耐烦的孩子们便会高喊:“猫儿猫儿叫一声!狗儿狗儿叫一声!”随后,保不准哪个尕耳就会传来“喵呜!”的一声或“汪汪!”的两声。自然,循声而去的孩子们很快就将这只“猫”或“狗”逮着了。

有时,保不准也会有争强好胜的孩子,望着折腾得满地的麦秸,建议大家“丢跤”玩。在我的家乡,将摔跤叫做“丢跤”。一个“丢”字,古老而乡土味浓浓。争强好胜,是儿童的天性,而丢跤是显示力量和技巧的极好机会。年龄小点的孩子,在麦秸上你搂我抱,扭臂盘腰,互相较力,丢倒了再爬起来,爬起来再继续丢。往往几个人摔作一团,滚得满身秸秆。

较年长的孩子玩这种游戏时,就多了点点规矩。首先,要确定是丢“死跤”还是丢“活跤”。丢“死跤”时,双方伸出双手,互相抓住对方的双肩。玩儿时可以拉,可以推,可以左右摇动对方,也可以腿脚使绊子,但不允许松手,更不能用手抓对方身体的其他部位。丢“活跤”则要灵活一些,既可以正面进攻,还可以瞅机会迅速绕到侧面,后面使力。双手不仅可搂抱对方腰身,也可以借机弯腰抱扯对方腿脚将其掀翻。而无论活跤、死跤,一旦被对方丢倒,即算一个回合,一般讲究三跤两胜。而约定俗成的是,丢跤就是丢跤,不能动手打,不能动脚踢。有些孩子着急了,动了手脚,就会被围观的孩子叫倒好。

不知不觉,夜渐渐深了,打麦场上也有了一丝丝的凉意,一天的疯玩该收场了。我们会一路唱着自编的曲儿:“各家回各家,早生(明日)再耍哇!”奔向各自的家门。



岁月留痕

一件海魂衫

唐颖中

1976年,我身为插队农村的“知青”,初夏,我回城看见街上青年人正流行穿海魂衫,蓝白相间的条纹映衬得青春活力四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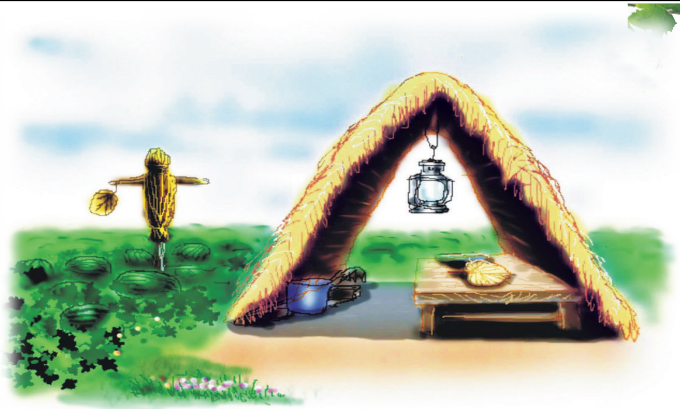
我渴望有一件海魂衫,然而,囊中羞涩,除了口粮自食其力,大队每月给我发3块钱补助,用来买牙膏、牙刷、肥皂、煤油等日用品,压根儿就没余钱。直等到队里分了麦子,我将分到的麦子,驮了40多斤到20多里外的小镇上卖给了面食店,随后在镇供销社花6块钱买了一件海魂衫。穿上这心仪已久的海魂衫,可谓精神十足,回村走在江坝堤上,心情特别好。

我的住所旁是一村小学,年轻的老师们见到我身着海魂衫,都说:真好看哩!那年我18岁,正值芳华配上合体时尚的衣衫,自然好看呢。

我很爱惜这件海魂衫,田间肩挑的农活儿,我拿条毛巾垫在肩上,生怕磨损了它;玉米棵里锄黄豆草,总是小心翼翼,生怕衣服被豆藤钩挂。每次洗去汗渍,挂在门前一棵树杈上晾晒,阳光金箔般透过树叶的缝隙,洒在被风吹得微斜的海魂衫上,俨然一幅透着青春气息的画。

穿着这件海魂衫,带着我青春的气息,七月天,闷热的棉地里给棉花棵除虫打药,汗水浸湿过它;汛期,我去河堤上和民工们一起防汛抢险,扛沙包堵漏,泥水浸泡过它……这件海魂衫映衬着我的俊健,又见证了我经受着劳动的磨炼。每到夏天,我都会穿上它躬耕劳作,直到三年之后,在我离开乡村时,依然把褪色发旧的海魂衫放进挎包带回城。

海魂衫,堪称一个时代特色的“潮装”,与岁月一起封存在我的记忆里。



难忘时刻

住瓜棚的日子

余平

我在农村长大,家乡的沙土地很适合种西瓜,全村人都在自留地里种西瓜。每年夏季西瓜即将成熟时,家乡人就会在瓜田旁搭个瓜棚看瓜,瓜棚结构简单,五六根木头一支,顶上铺一层茅草就成了。种瓜人得日夜守着瓜田,以防外人来偷瓜或被动物糟蹋了瓜。坐在瓜棚里远远望去,整个瓜地一览无余,只见弯弯曲曲的瓜蔓上长满绿茸茸的瓜叶,滚圆滚圆的西瓜在瓜叶间时隐时现。家乡人种的瓜皮薄水分足,吃一口,特别甜。

每年暑假我会被母亲指派在瓜棚看瓜。夏日清晨凉风习习,我趁着好时光,坐在瓜棚简陋的木桌旁写完当天的暑假作业。到了中午骄阳似火,偷瓜贼往往趁着看瓜人午休时出手,父亲此时丝毫不敢懈怠,而我却坐不住,或跳到田边的小溪里逮鱼,或钻进草丛捉虫,或爬上树抓蝉,父亲这时总敲打着他的旱烟杆呵斥我:“回瓜棚给我看瓜,看紧点。”我只会垂头丧气地回到瓜棚,往地铺上一躺,也不搭理父亲。

到了下午我饥肠辘辘,提着竹篮的母亲来了,我就



往事钩沉

我的第一块手表

聿立

1972年9月初,我从插队的小山村来到太原,成为山西省建筑工程学校的一名新生。多数同学戴上了手表,可自己没有。1971年,我在村务农挣得217.6个工分,扣除往来,分红113.52元,家庭人口多,收入少,我怎能有戴手表的奢望?然而,我多么渴望拥有这样一个小小的计时器!一天夜里,还梦见自己戴上了手表。

梦想竟然会成真!1972年11月7日中午,下课后我走出教室,忽听得有人喊:“王建章,有人找你!”循声望去,见一青年女子向我走来,来人我认识,是我姐姐的同事曹艳玲,曾到过我们家,她和姐姐一块插过队,现在又是同事。我赶忙迎上前,她说:“我来太原出差,顺便捎来了你姐姐给你买的東西,你猜猜是啥?”“衣服?”“不是。”我又说钢笔,还是不对,她说比这贵重得多。我说猜不出来,她从提兜里取出一个银光灿灿的小物件——崭新的上海牌全钢手表,我顿时喜出望外!小心翼翼地接了过来,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她告诉我,这是姐姐在待售的几十块手表中为我精心挑选的。

姐姐比我高一届,她1968年秋到平鲁县农村插队,1971年春,县百货公司从知青中招工,她被招为售



非常经历

溺水险情

刘年贵

在儿时没有风扇和空调的年代,炎炎夏日消暑的最好方式,就是在环绕着小山村的两条小河里嬉水游泳。

起初,我们只能在不及我们大腿的浅水湾里学习狗刨式游泳。可是学来学去,遇到深一点的水潭都不敢下去。比我们大的男孩看不下去了,拎小鸡似的将我们抛入深潭,然后一旁看我们在水里扑腾,直至呛了好几口水快“不行”时,他们才出手相救,再教我们一些游泳的技巧。这样几番折腾后,我们居然学会了游泳。什么蝶泳、蛙泳、仰泳、侧泳,各种花式和动作都能娴熟运用。

自那以后,我们很是得意。每每村人从岸边经过时,故意从高高的岸上跳入水中,在阵阵“扑通”声中,溅起高高的水花,夸张地做着各种动作,然后一个猛子扎到水底,好半天才从对岸的水面冒出头来。大人们一边用惊异的目光看着,一边叮嘱我们注意安全。可是,我们正炫耀着呢,他们的话哪里会放在心上。

但是,意外很快就来了。

有一个夏日的午后,我们从村口两条河流汇流处沿江而下,一边欣赏两岸风景,一边在水里嬉戏。当行经两山之间一道峡谷时,江流带着咆哮,从狭长的谷底奔流而下,下面是个长约十余米、最宽处约七八米、最窄处约两三米的水潭。水潭两岸的石壁上长满了花草树木,碧森森的潭水倒映着两岸的风景,蓝天上的朵朵白云在水里游走,构成了一幅生动有趣的山水画。

平日子里都在村子附近的河段游泳,忽然看见陌生

欢呼起来:“开饭了!”父亲这时会在瓜棚外点起三块石头支撑的炉灶,热一下母亲送的饭菜。我拿出布口袋,掏出捉的蚂蚱和蝉儿,串在竹签上,蘸点酱油,放在火苗上烧烤,烤熟一串吃一串,焦脆香嫩,味道特好。

夜幕降临,幽蓝的夜空挂着一轮明月,清柔的月光洒落在瓜田里,池塘里的青蛙、草丛里的蟋蟀、空中的夜莺唱着不同的旋律,这是夏日田野最美的时刻,也是瓜棚最温馨的时刻。父亲摇着蒲扇,一边为我驱赶蚊虫一边给我讲故事,父亲讲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绘声绘色,我听得津津有味。当然在瓜棚最开心的事就是夏夜吃瓜。父亲从地里摘来一个西瓜,“嚓”地一刀下去,西瓜裂了。瓜裂音脆,瓤红,蜜样甜的西瓜散发出令人垂涎的清香。解了渴的我,又央求父亲讲“三国”谈“水浒”。

等我困了要睡了,父亲就走出瓜棚,围着瓜田走上一两圈,查看几遍。巡瓜回来的父亲吹灭了油灯,在我身边摇动着蒲扇为我解暑和驱赶蚊虫,我就这样度过了漫漫长夜……

货员,这才能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为我买上心仪的手表。上海牌全钢手表售价120元,相当于我1972年上学时7个半月的伙食费。姐姐刚到百货公司每月工资仅17.5元,3个月后才涨到24元。可以想见,她为了弟弟尽快戴上手表,要攒够这120元,该是怎样地省吃俭用!手表虽小,情意很深;它有温度,更有情感。小小的一块手表,饱含着姐姐对我的深切关怀。

入校不久进行了摸底考试,我的分数很低。本人乃老三届的“小字辈”,初中所学甚少,成绩差在情理之中,可我不愿甘拜下风,决心努力学习,奋起直追。手表不但为我的学习提供了方便,那永不停息的嘀嗒声,还在时刻提醒我珍惜时光。期末考试,我的成绩全班排名第一,第二学期便担任了学习委员。

毕业后我分配回大同,对手表格外爱惜。有一天到文瀛湖游玩,不慎表带脱落,手表掉进水里,我赶紧把它捞了上来,擦干后看它仍在走动,才松了口气。可是后来却没那么幸运,1984年深秋的一天,我从矿务局乘坐公共汽车返回市区的家,下车后本能地抬起左手看时间,腕上的手表不翼而飞!这着实让我难过了好长时间。

的风景和水域,大家很是兴奋,于是连忙脱下衣服,准备下水游泳,不知道是哪位小伙伴提议:以前老是玩那些花样游泳,都玩腻了。这次咱们玩潜水游戏,从潜水处为起点,到第一次露头处为终点,这两点之间的距离最长,谁就获胜。这个玩法既新鲜又刺激,立马得到大伙一致的赞同。

我第一个跳下水潭潜入潭底,一口气潜出很远,直到身旁不见伙伴们的身影,当时心想:肯定没人潜水比我更远了!正当我起身准备钻出水面,突然感觉脚下有一股力量把我吸引住了,无论我怎么使力就是挣脱不了。原来此处潭底有个巴掌大的石缝,潭水从石缝注入下面的暗河,形成一个水下漩涡,水面上是看不出来的。幸好漩涡不是很大,吸引力也不大,能够让我在 水里站起身来,但就是脱不了身,也幸好此处潭水不是很深,我头顶的水层大约只有半尺厚(隔着水层能看清岸上的风景)。就这样僵持了约一分钟,我感觉胸口越来越重,呼吸越来越困难,内心恐惧到了极点!就在最后绝望地闭上眼睛那一刻,突然意识到:身后不是有面石壁吗?于是我艰难地抬起右脚,向着身后的石壁狠狠地蹬去,借着那股反弹力,我顿时钻出了水面,猛吸了几口空气,顺势向对岸奋力划了几下水,总算摆脱了漩涡的束缚,但此时已经筋疲力尽了。恰好岸上伙伴们及时抛来了用葛藤结成的绳索,我得以脱险。

此次溺水,虽未造成伤亡事故,但是给了我和小伙伴一个深刻的教训:切记不可去野外不明情况的水域游泳,绝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